

淮河之水到此安

陈福民

对我来说，淮安这个地名多少有一种隐隐约约不清不楚的感觉——显然，它就是汉初三杰之一韩信、清水师提督关天培的老家淮阴这事儿，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如果不是这里后来出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估计就更要低调无名了。历史的变幻隐藏了很多真相,这让淮安吃了不少亏。

但淮安似乎像一个朴素的纤夫或者农人，她恪守着自己的责任和本分,却从来不事声张,不愿意做那种抛头露面喋喋不休的人。与周边一些声名显赫万丈光芒的地方相比，她低调得仿佛不存在一样。比如,同为“运河四大明珠”,然而在扬州、苏州和杭州之外,淮安很容易被遗忘。就像淮安的河下古镇,是我所见过的古镇中最令我心仪难忘的，但她完全遵循了赋予她生命的淮安风格,美丽、朴素、浑然天成而低调。很少有人知道，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运河的终点，春秋争霸中的吴王夫差北伐齐国，为了解决战争给养问题，特意开凿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隋炀帝定都洛阳之后,更是开凿疏浚了隋唐大运河，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后来的全长将近 1800 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作为尚未意识到海洋重要性的“内陆”国家,南宋以前，历朝中原政权的政治中心基本都在西安、洛阳和开封,南北两地的经济发展差异使得中央政府对江南的繁华富足的依赖成为一个政治命题，而大运河不仅在商业贸易等方面利于民生,尤其在“南粮北调”的国家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可以说对维系中央政权对国家管理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淮安作为最早也最成熟的大运河枢纽,就像经济学上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忙碌而欢快,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合乎天理。因此明清两代将天下财政重中之重的“漕运总督府”设在淮安，就既不奇怪也不意外。几千年来,淮安以自己温和、平淡与谦逊的性格，默默强调着自己在 中国历史地位上的重要与特殊是无法替代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她还讲述着永恒——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是的,一切都要从水说起。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朦胧知道淮安这个地方，与一条领袖语录有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农业学大寨”的政治浪潮中,中小学生大约都从新闻广播的渠道听说过农业“八字宪法”,叫作“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其中第三项说的就是“水”的重要性。这一点当然很好理解,地球人都知道生命三要素：阳光、水与空气，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离开水而生存下来。漫长的中国历史,也是从水开端并走向成熟,辛苦辗转的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公而忘私”的道德价值及其伟大的感召力，也隐约知道了“水”与“治水”的纠缠。

毛泽东一生针对“治水”讲过很多话，其中为我记取的最为著名的有两条，一条是“一定要根治海河”，我小时候似乎经常在各种地方看到

这条语录,它刷在书本里、电影里或者墙壁上。另外一条,是“一定要把淮河的事情办好”。这条语录,现在流传的版本是毛泽东的书法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但我一直以来的记忆就是“一定要把淮河的事情办好”,不知道我的记忆哪里出了问题。总之,那时候我还不太能知道“淮河”在什么地方,但是毛泽东这条语录坚定而恳切的口气打动了我，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尽管很早就从《史记》中知道淮阴侯韩信非常了不起，但那时候我还不能把淮河、淮阴与淮安联系起来,尤其不知道淮河的事情有什么难办的,让一个国家领袖如此忧心忡忡如此语重心长。只是感觉到,这条河肯定是特别不好办。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淮河在南宋以前基本上风平水静。导致淮河成为一条水患无常的祸害河的根本原因,是后来无数次的黄河改道侵入淮河，泥沙淤积堵塞了淮河原来自然形成的入海道，形成遍地泛滥的生态灾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河夺淮”。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史料相当丰富,说起来非常繁杂枯燥,此处只需指出一个水患比例就能说明问题。从《史记·河渠书》看,公元前一三二年(汉武帝元光三年)发生了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夺淮”。根据后世统计，从公元前 132 年到公元 1194 年,“黄河夺淮”大约平均五十年一次;而从公元 1194 年到 1938 年民国政府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这个数字上升为平均一到三年一次，有些严重集中的年份几

副刊

乎是每年都要发生一次。

黄河夺淮的严重后果，是使江淮流域曾经的丰饶富足之地彻底变成了水网错综水流无常的盐碱沼泽地。贫穷、流浪、乞讨、混乱与暴力，成了那个地方的标志之一。明太祖朱元璋起事之前曾经有过要饭的经历，正是由于他的家乡凤阳连年水患歉收没饭吃。然而,除去自然地理方面不可控的因素之外，我们非常意外地发现了其中一个致命的国家政治因素。

在契丹与女真人的轮番打击下北宋灭亡，中原政权被迫先是退守黄河最后又迁入长江以南。几百年来,贫弱的中原政权自身难保,无力再对黄淮流域的“治水”予以国家层面的管理投入,到了蒙元、明、清,黄河夺淮已经成为习惯不惊甚至听天由命的事情了。然而在这习以为常的轮回中，却是黄淮流域的民生凋敝、百姓呼号、流离颠沛、卖儿救穷的悲惨境况。这也让人们意识到,离开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组织,上述惨景必将狂暴肆虐，继续吞噬着人民的安居乐业。

中国古代地名的构词法，往往带有政治宣喻或者期盼、祈福的意味。就像浑水有“无定河”的俗称,最后还是被康熙皇帝命名为永定河一样，淮安，也几经变动,终于从淮阴变到了淮安。黄河之水上上来,淮河之水到此安。在共和国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下,今天“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富足和平景象,已经使淮安不负其名。

向往成都,向往成都的杜甫草堂。好似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好似因为一个人,寻找那扇门。

仲秋的蓉城,草木仍旧苍郁葱茏,花朵仍旧摇曳生姿，只是色泽不那么滋润饱满,犹如人过中年的男人,虽还健朗挺拔,可已不能磅礴四射。

杜甫是安史之乱之后来到成都郊浣花溪的，在好友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建了一座草堂。那年,他 48 岁,健朗且挺拔。有了安身立脚的地方,有了灵魂栖息之所,他的心情还不错。“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明快诗句就是在浣花溪边有感而发的。诗人历经仕途失意,世态炎凉,本可以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可他没有。他可能早就悟透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他的大部分诗作是轻松明快的，是诗意浪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是情感的宣泄,是情绪的象形。而情感和情绪是可以塑造人格的。

我是逃出课堂来到草堂的。本该更从容一些,可一本古朴素雅的杂志封面匆匆了我的脚步。参天的黄兰,砖木的门廊,颜氏功力下的“草堂”二字,更有婀娜在风景中的游客。

午后的秋阳斑驳了大廊的浪漫与沉静。不论南来北往的游人敬仰他，喜欢他,欣赏他,还是陌生他,瘦骨嶙峋的铜塑诗人总是那样，低首捋须眉头紧锁,正襟危坐双手交叠。苦难的生活将他硕长的身板压成一轮弯月,让人怜惜尽生。解,旧时官员办公的地方。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年轻时就有远大理想和抱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要占据好位置,方便以后飞黄腾达来到权力核心,要让君王赶上传说中的尧舜,要让百姓过上风清气正的美好生活。志莫大焉。对于诗人天真到可爱的程度,余秋雨先生曾给过很好的概括:一是敏感,关心时事,忧国忧民;二是自负,自以为满腹经书,而又无用武之地;三是幼稚,常常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往往与现实碰壁。

安史之乱之后,杜甫逃出长安城,脚穿麻鞋，衣衫褴褛地找到流亡中的朝廷。唐肃宗见此,既惜才又感动,就留他在身边任谏官,叫左拾遗。可惜仅一个多月就遇到了麻烦，替被贬斥的人说话。这种涉及皇室权力的事,一旦成了反面角色，一定凶多吉少。结果自己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诗史堂位于大廊后面，为过厅式

建筑,是诗人诗意一生的见证。门前一条小溪蜿蜒流过,清溪两旁,有几垅茂密翠竹,风吹过的时候,竹声伴着溪水潺潺流过的声音,令人浮想联翩。

诗史堂是草堂的主要看点，草堂的灵魂就是这个茅屋。杜甫的一生几乎是在马不停蹄中度过的，为了妻儿的温饱一直在奔波，有时穷得像难民一样不知夜宿何处。可就这样的境况下，他的视线仍在天下穷苦大众身上,并投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关爱。唐肃宗乾元二年,郭子仪等九节度使 60 万大军包围安庆绪于邠城，由于指挥失利,被史思明援兵打得全军溃败。唐王朝为了补充兵力，便在洛阳一带就地强行抓人当兵,民众苦不堪言,诗人正巧路过洛阳,途中所见到他感慨万千，遂成“三吏”“三别”。“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其实,此时的杜甫刚从肃宗身边被贬到鸟死鱼涸、满目蒿莱的华州,负责县衙的祭祀、礼乐、医室等琐事,面对眼前的景象束手无策,心情非常沉闷。

人世对他那么冷酷、那么吝啬,可他对世人竟是那么热情、那么慷慨、那么牵挂。自己的茅草屋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床头淋雨,脚下积水，可他胸中抒发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有专家认为，在杜甫的 1000 多首诗句中,最出名最打动人心的就是这一句。

杜甫为苍生大地投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关爱,用诗句诉说苦难存在的方位和形态,对后来中国文化人在面对民间疾苦时所产生的关爱同情心设计了基本程序。说他是中国文化史上悲天悯人情怀的创造者，一点不为过。每个人都有无数次成长的机会,反复吟咏一段文，一阙词，一首诗,有时也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塑造人们的人格。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因为有了杜甫，因为杜甫那些悲天悯人的优美诗句，让中国文化增添了许多善良和美好。

草堂好大,不止一个门,我是从北门进去的,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终于找到杂志封面的那个门,正门。本想模仿杂志封面优雅地留个影，可光线不对,加之体雕志拙,只得作罢。就在大门前发呆,呆“草堂”这俩字。呆这俩字怎么会紧紧地挨在一起。草,茅草、草根、草民。堂,本是高大的房子,范仲淹不是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吗?突然想到,杜甫先生是不是用这俩字寄托他一贯的悲天悯人情怀。

天色渐渐暗了,四围也已沉寂,可我感到草堂的天空一片明亮，一派生生不息。

横沟暴动歌

汪国玖

多少代,多少年,
面朝黄土背朝天,
播汗水,收粮棉,
却把糠吞把菜咽。

烧地契,毁借据,
缴枪分粮又分田,
血可流,躯可捐,
棍棒砸向阎罗殿。

破衣烂衫皮肉现,
从来有苦没有甜,
喜见一杆红旗展,
方知苦海会有边。

铁树开花不是梦,
心齐敢教乾坤变,
一座丰碑载史册,
星星之火可燎原。

雪中情

新安小学 六(11)班 陈逸涵

“陈逸涵,起床了,该吃早餐了!”一阵寒风灌进被窝里，我情不自禁打了个冷颤。我朝窗外看去,哇!大地披上了白色的新装,美不胜收。

我立刻穿好衣服,从床上跳下来,迫不及待地向外面跑去，此时的我别提有多兴奋了。推开房门,只见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了下来，屋顶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雪，犹如戴上了一顶白色的绒帽。原本光秃秃的树枝上,开满的“梨花”,把树枝压得吱吱响。公交车在雪地上费力地开着,堆满积雪的车顶上,停留着几只小麻雀,远远望去,就像沾满糖霜的面包上撒着几粒黑芝麻。

我正看得入迷，一只手搭上我的肩头,转身一看,一双关切的眼神正注视着我:“今天路滑，爸爸陪你走到学校,好吗?”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流淌全身。

一路上,爸爸大手牵着我的小手，我们缓慢地走着，雪地上留下我俩一大一小两行脚印。

风呼呼地吹,雪依旧下个不停,顽皮的雪花伴着风往我的衣领里钻。我的鼻子渐渐被北风吹红了。爸爸看着我:“冷不冷?”“不冷。”爸爸心知肚明，他一下子撩起大衣把我搂紧。我顿时感觉好温暖,紧紧偎着爸爸。我们一路走着,我把脚踩在爸爸留下的雪窝里,循着爸爸的足印，一步一步向前。终于,走到校门口,我钻出爸爸的大衣,望着鼻子冻得通红的爸爸，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时,我感觉到如山的父爱。我向爸爸挥手告别心里暗暗说道:“爸爸,我爱您!”

点评:小作者用平实的语言将生活中的小事娓娓道来,借雪中寒冷对比反衬父亲给自己的温暖，父亲牵着小作者去上学的一处细节描写感人至深。“搭”“撩”“牵”等词形象生动,表现了父亲的高大形象,呼应了主题。

指导老师:王翠芹

邂逅吴承恩故居

戚高军

若无前世的相欠
便无今生的邂逅
因了 500 年的回眸
才有了我们的相见

也许
你从御码头而来
听着闻思寺佛音梵唱
穿过古镇的盛世人间

也许
你从礼字坝而来
踏着漕运压舱的石头
走过千年老街的积淀

为了这一天的相见
兰坡大师复原的头像
朴初先生书写的额匾
还有那竹叶诗画等了好多年

等你
芭蕉翠竹迎佳客
假山清风候故人
等你
射阳簪前
白玉立姿 手握一卷

等你
五步桥
修世积善祈断烦
延年益寿身心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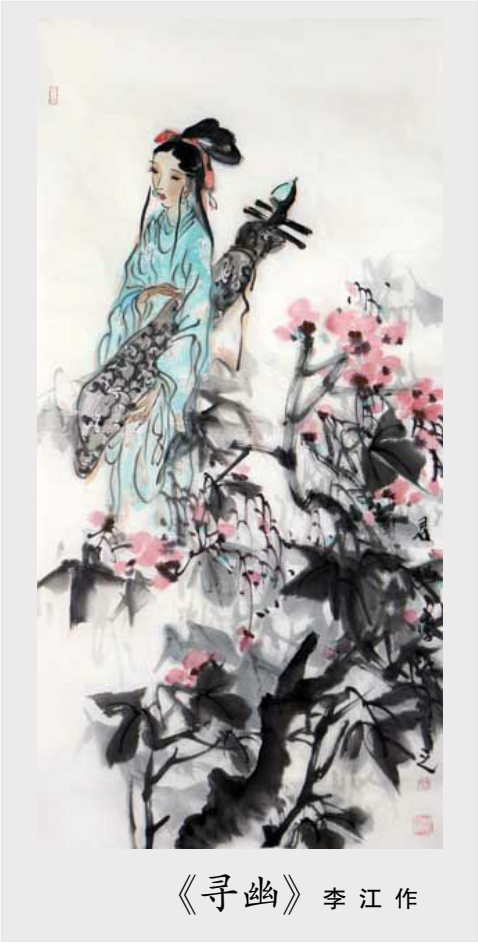
等你
陈列厅
约了一程思念
长兴荆府历坎坷
一念一生西游缘
等你
文通塔
供奉旃檀佛像三百年

等你
三王石
雕刻神奇瑰丽一瞬间
等你
緇思堂
捧一纸柔情的经卷
看壁画 观灵山

你可知道
一园 一馆 一轩
满轮萝月听飞泉

你可知道
一舫 一世 一堂
花园虹倚鹤翩跹

这是我们的邂逅
在美丽的季节里
开启美好的尘缘



梧桐碎响

吴苏蓉

说起梧桐,定会想到《诗经》里“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其实传统意义上能引凤凰的梧桐,并非平时接触的法桐。也因这些年,看到的多是法桐,鲜见中国梧桐,才有如此误会。

刚从山西回来时,古城淮安的街道遍布年份很久的法桐,让我这个在山区区长大的人倍觉惊艳——与那漫山遍野疯长的野树完全是两个风格。时值夏末,叶子潇洒大方又优雅地在道路上空拼成绿伞,普通民居在两边盈盈翠色的映衬下,都显得秀气了几分。我战战兢兢地行走在家乡陌生的街道上,踩着变幻不停的树影,听着头顶的沙沙声,从此开始孤单的年少青春。初中和高中都是在二中的上,从家到学校是拐了弯的一条长长的法桐林荫路,除了冬天是叶落的孤零样,其它三季美得婉约或豪逸。每年三四月份,秃秃的枝桠上先是长出一个毛茸茸的小球——悬铃木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绒毛不知何时就飘了起来,一边飘着一边开始冒出星星碎碎的绿芽,然后一天天长大,嫩得叫人心悸。等完全长开时,阳光开始肆无忌惮——这会儿更能体味到法桐的好。

晴天方好时，梧桐树下是明朗

透亮之美。我被爸爸惯得略娇气,初中三年,都是坐他的自行车上学,安安稳稳坐在后座，双目透过摇响的叶子追逐有如濯洗过的天与云——在记忆里，他软绵绵的嘱咐年年伴着漫天的飞絮飘了一路，融化于碧叶的碎响。以至于日后我梦里对他每一次怀念，总在这样温暖的场景里。后来高中开始自己骑车，每每赶着急促的时间鼓点飞奔，当车轮在各种图案的水泥路上轧过，总能感到掠过的风与阳光，都蘸满了让人振奋的味道——尽管常常迟到，仍有心思去领略。奔赴目标的时候,偶尔侧目欣赏，未必会让你在成功之前前停顿,即便无法如愿,总还有美好的东西让你不至于贫瘠到一无所有。

夜风扶摇中，最难以描摹的静谧之美。大排就读于淮阴师院,中文楼后面是一排比四层楼还要高些的法桐，微风一起就听得见密密麻麻的沙沙声，光用耳朵便可感受到枝叶的繁盛。大一大二时,学校规定必须上晚自习，我常翻书看上一阵子，然后对着窗外黑鸦鸦的影子发呆:晚景在灯火通明中分外寂静,偶尔的虫鸣恰如宣纸上水墨流淌中的一抹留白,惊破了暗涌风云的夜色。

而那连成一片的法桐在这样的校园里,永远坚持自在的韵律,跟从着风的脚步;风急,碎响摇成松涛一样的壮阔;风缓，便如江南园林里的雨雾,轻柔细密。这自然中的每一种生物,都遵循着固有的规律竭力生长,当一个族群相偎相靠在某一地扎根时，便活成足够让人类欣赏拜服的卓然风采——他们用智慧征服我们,我们用生与死的过程感怀他们。

雨夜的滋味,最叫人难忘。高中夏末某日,快下晚自习时暴雨突至,倾天盖地的气势不光模糊了视线,也冲晕了耳朵，整个世界都是瀑布捶落的声音。我站在楼道口,看着没有雨衣的同学把书包放回教室，嬉闹着奔入雨帘，忽然觉得心里特别痒,记忆里自己很少做这种“出格”的事，总是乖乖地听着老师和家长的吩咐,在自己该在的地方,做该做的事。我知道爸爸会来接我,可真想在雨里跑一回啊,犹豫间又一帮同学冲了出去,我一咬牙也跟上,取了自行车骑出校门，过了一条长长的巷子,上了法桐树的街道。路两旁的法桐张着长长的手臂，承接着九天而来的水滴密集的撞击，地上铺满被风雨从枝头拽落的绿叶——青春尚未舒展,生命已告终结,厚厚的一